



彈榴手顆第六

韶

華

新文藝出版社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3 •

小 說
第 六 顆 手 榴 彈

著 者 顧 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協 興 成 印 刷 廠 印 刷

陸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訂

★

書號 (487) [1 11 80] 本書 27,000 字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七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本 次 印 數 20000 冊

定 價 2.100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字第號

內 容 提 要

三個電報，都是表現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朝鮮前線的鬭爭事蹟。

『再見』，寫着長趙朋和女護士俞屏兩人，早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中，就建立了革命的情感，在抗美援朝的鬭爭中，更加鞏固了這種情感。

『第六顆手榴彈』，寫安保書在一次戰鬭開始之前，奉命找一個美國俘虜，來了解敵人的情況。在他們捉到俘虜回來的路上，敵人追趕過來了，安保書也負傷不能行動。這時候，他爲了整個戰鬭的勝利，掩護同志們安全地完成任務，當敵人衝上來的時候，他用最後一顆手榴彈想和敵人同歸於盡。但是，他並沒有死，又回到了我們的部隊。

『祖國和前線』，寫『五一』勞動節，中國人民志願軍在戰地上收聽祖國首都舉行慶祝遊行大會實況廣播的情形，反映出他們對祖國的熱愛。

目次

再見.....	一
第六顆手榴彈.....	三五
祖國和前線.....	四九

再見

一

這一天早晨，醫院的護士和醫生們起得特別早。因為他們接到通知：今天拂曉，將有一支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坦克部隊到這個村子來住宿，所以天上還嵌着一顆顆的星星的時候，大家就到每天接送傷員的大路口兒上等着了。第一是表示歡迎，第二是大家想看看坦克，我們自己的坦克。

可是一直到了太陽出來的時候，這支坦克部隊還沒有到。

『大概今天不會來了！』一個醫生頹喪地說。

『恐怕路上發生了問題，耽擱住了，天亮前趕不到這裏，他們在前面什麼地方休息隱蔽了！』護士愈屏猜測着。

於是大家再度朝伸向北方的寬闊而空曠的公路上注視着。如果今天這支坦克部隊在前面什麼地方休息下來，那麼晚上下一站他們會趕到很遠很遠的前面住宿的，這就是說，他們不會住到這個村子裏來了。

大家正準備往回走，伸向北方的寬闊而空曠的公路上，突然傳來了『軋軋軋軋』的摩托聲。

『來了！來了！』大家驚喜地喊着。

不多時，從山角那一面的遠處，吐出來一個黑點，像一隻黑色的甲蟲，疾速地向這裏爬來。在牠後面的蕩起一股揚天的黃塵裏面又有第二、第三、第四……許多黑點。

當一羣坦克在這個公路口兒猛然煞住車的時候，從後面攆過來的黃塵繼續向前撲去。幾個坦克手從坦克裏面鑽出來。在滾滾黃塵中，大家圍上去，歡快地握着他們的手。

『我想着你們今天來不了呢！』一個醫生對一個高個子的坦克手說。

那坦克手馬上領會了醫生的心思，他看看東方，紅紅的太陽已經昇起來了，他說：

『不要緊的，現在不是一年前的天空了！』

這時有一條微細的『嗚嚕嗚嚕』的聲音從高空傳來，像疾風吹動一條長長的帶子的那種聲音。大家仰面朝天，天空中有一羣白色的點子，這點子很小很小，已經小到看不見的程度了。只有從牠們後面拉出來的一條一條的白線才可以辨認出來，那是噴氣式飛機。一個同志用望遠鏡對向天空喊道：

『背膀的，我們的小燕子！』

護士俞屏同幾個坦克手握過手之後，她看見一個坦克手向她走過來。他細高個子，臉色是赤紅的。從他那明亮的眼睛和下巴那塊傷疤，俞屏馬上認出來了。當這坦克手正要向她伸出手來的時候，兩個人的眼光相遇了。由於這意外的相逢的欣喜，兩個人反倒停下來。俞屏站在那裏驚喜地叫道：

『趙朋……』

那坦克手也叫道：

『俞屏……』



這時兩個人才把手緊緊握住了。

這時兩個人才把手緊緊握住了。於是別的護士和醫生也認出來了：

『趙朋，趙朋同志，是你呀！』
大家把他圍起來，又頻頻地握着手。

這意外的再度的相遇，使愈屏找不出適當的言詞了。她只是高興地抓住他的手說：

『真快呀，一恍一年多了！』
趙朋閃着他那明亮的眼睛高興地注視着她，隨口答道：

『真快，真快，一恍一年多

幾分鐘之後，這羣坦克緩緩地跨下公路，轉彎開進村子裏去了，醫生和護士們走在坦克的兩旁，在軋軋震耳的聲音中說笑着。從村子裏迎頭跑出來一羣朝鮮的婦女和孩子，他們跑着，叫着。俞屏這次意外的同趙朋的會見，像一年多以前那次她同趙朋意外的會見一樣，使她高興，也使她想起了以往的許多事情……

二

俞屏和趙朋認識，是在一九四九年春天天津戰役以後，那時她們野戰醫院住在天津附近的一個縣城裏，她是護士。在她護理的傷員中，有一名解放軍的連長，那就是趙朋。在治療和休養期間，趙朋像孩子一樣聽從醫生和護士的吩咐。換藥時，醫生從他傷口裏往外夾爛肉的時候，他咬着一塊手巾，臉上的汗珠像雨點一般，把手巾咬了一堆窟窿，也從不叫喊一聲。他團結傷員，幫助院方對傷員做很多工作，他常常說：『在軍隊裏我們服從上級的命令，在醫院裏醫生、護士就是我們的上級！』

可是有一點他是做不到的。他常常偷偷看書。有一次趙朋正躺在病床上興致勃勃地看一本書的時候，俞屏悄悄地走進來了。趙朋一回頭看見了她，便像孩子一樣偷偷地把書塞在枕頭底下，然後若無其事地靜靜地躺在那裏，兩隻眼睛看着天花板。俞屏走過來，笑着問他：

『你看的什麼？』

趙朋知道她已經發現自己在看書了。但他仍然笑着裝得莫名其妙地反問：

『什麼？我什麼也沒有看……』

俞屏伸手從枕頭下面把那本書拉出來，那是一本『合同戰術』，然後說：

『你自己說的，在醫院裏醫生和護士就是上級，軍人應該服從命令呀！哪裏借來的？』對不起，這本書可要給你『沒收』了！』

俞屏沒有等他回答，夾起那本書就輕輕地走了出去。可是當俞屏第二次悄悄地進來的時候，趙朋又拿着一本書在看，不過這一次是一本小說了。

趙朋是一個非常健談的人。當俞屏坐在他床邊的時候，他常常講到許多：講到打

仗，講到練兵和學習，講到自己的希望，也講到自己的經歷和身世。俞屏深深地感覺到，趙朋是一個對革命抱着堅定信心的人，在戰鬥中是勇敢的聰明的指揮員，是一個開闊和樂觀的人。

可是，有一次，趙朋發了很大的脾氣，俞屏從來沒有看見他發過那樣大的脾氣。

那一天，有一個傷員，因為看戲和戲院收票口的一個檢票員發生了爭吵，而且動起拐棍來了，幸好有人拉着，不然會傷人的。這個傷員誰也勸不下他，一直回到病房的時候，他還不服氣的嘟嘟囔囔：『在前方拚命流血，到後方看看戲都……』這個傷員就是他們連隊的戰士，又是住在一個病房裏。趙朋聽到這件事情非常憤怒。他拍着桌子大叫道：

『在前方拚命流血是應該的！難道因為這就可以向人民擺架子、動拐棍嗎？你是一個革命軍人，你應該成為遵守政府法令和紀律的模範！』

趙朋兩隻眼睛冒着火兒，那戰士放下拐棍，勉強地筆直站在他面前。

無論是偷偷地看書，愉快地閒談或拍着桌子發脾氣，都使俞屏對他發生深深的敬



慕。自然俞屏也知道，趙朋對她也是不錯的。但那時因為趙朋的傷很快就好了，部隊很快要南下，重要的是打仗，爭取解放全國，一直到趙朋出院的時候，兩個人什麼另外的話也沒有談到。

趙朋出院那天，他曾對俞屏說：

『感謝你們使我恢復了健康，可是送你一件什麼東西呢，作個紀念！』

俞屏笑了笑說：

『你應該知道，不收傷員的東西，是我們醫院的規矩！』

趙朋想了想開朗地說：

『我知道，送你你也不會收的，況且也沒有什麼東西可送，我想，最好的禮物，是回前方好好打仗！』

於是和許多醫生、護士一起，大家爭奪着傷員們的行李就到車站去了。在到車站的路上，俞屏似乎有一句什麼話要對趙朋講，可是又想不起來是一句什麼話。

當傷員們上了火車的時候，俞屏忽然想起來一件事。

「趙朋同志，你還有一個襯衫兒呢，昨天洗好了在院子裏晾着，忘記拿了，我回去給你拿來吧！」

趙朋說：

「車就要開了，你穿吧，我有穿的！」

於是大家道了『再見』，擺着手，火車載着趙朋就向南開了。

她回到醫院，把那件襯衫兒收拾起來，縫上了兩個破口兒，板板正正地疊起來就包在包袱裏了。雖然是個舊襯衫，可是她總也捨不得穿它。一直到現在那個襯衫還包在她的包袱裏。這個襯衫隨她南下走了幾千里地，又隨她來到了朝鮮。在朝鮮幾次輕裝，別的好些東西她都扔了，可是她沒捨得扔這個襯衫兒。她總覺得，這是英雄的東西，是她所敬慕的人的東西，是扔不得的。

三

那是一九五〇年冬天，在朝鮮打了二次戰役以後的一個非常寒冷的拂曉。他們

兵站醫院的護士們在公路口等待接新來的傷員。不多時，有幾輛大汽車開過來了。俞屏爬上一輛汽車，揭開毯子，對一個傷員輕輕地叫着：『同志！同志！』沒有回答。她又叫了幾聲，仍然沒有回答。司機着急的說：『快一點吧！天亮前隱蔽不好汽車，讓飛機炸壞了我們要負責任的！』

兩個跟來的戰士要架着胳膊把這傷員攙下來，俞屏生氣地說：『過一邊子去吧！』這樣的傷員能攙得嗎？』然後她輕輕地滿有經驗地，好像並沒有費力似的就把那傷員揹在自己的身上了，連那兩個戰士也十分驚訝，他們不知道這個小個子的護士竟有這樣的力氣。

過了十幾分鐘的工夫，這個傷員被揹在一個小小的朝鮮房子裏，裏面點着一支蠟燭，屋角堆了許多沾滿了血跡的衣服。藥瓶子、藥箱子很沒有秩序的亂放着。雖然在裏面工作久了的醫生也覺得凍手，可是喝了一夜冷風的兩個戰士，乍一進來竟覺得熱氣騰騰，就歪在一個角落裏呼呼嚕嚕地就睡着了。

俞屏把這傷員輕輕地放在炕上，醫生用手電筒照了照，傷員沒有沾血的那半面臉

是蠟黃蠟黃的，身上也有幾處血跡。負傷的地方，衣服和皮肉沾在一起了。呼吸是微弱的，脈搏十分遲緩。醫生也幾天幾夜沒有睡覺了，兩隻眼睛熬得血紅，甚至動手術的時候，要不強打精神也擋不住瞌睡的。但醫生見了這樣的傷員，急忙要護士把傷員的衣服剪開。檢查結果一共是四處傷：大腿根，左臂上，頭部太陽穴間和胸部，左臂的皮肉中還夾了一塊彈片，醫生把前三處傷包紮好之後說：

『要趕緊輸血才能動手術！』愈屏急忙從棉襖袖中退出一隻胳膊，躬身放在矮桌上說道：

『醫生……』

醫生用疲勞的眼睛看看她，遲疑的說：

『愈屏同志！……不行吧？』

愈屏倔強的說：

『爲了救活傷員，行，行的！』

美國軍用汽爐子煮着瓷盤裏的傢具聲叮叮噹噹地響着。

最近半個月來，俞屏給傷員輸過三次血，在遇到性命垂危的傷員來不及檢查血型的

時候，她總是伸出自己的胳膊，因為她的血型是『O』型，是『萬能出』的。每次輸血之後，她都覺得眼前發黑，頭發暈，可是她掙扎起來，繼續去工作。她知道：這些傷員是爲了世界和平，爲了朝鮮人民，爲了我們的祖國人民的幸福和安全才負傷的，那麼自己多輸一點血算什麼呢？她又十分要強，輸血之後，從不願意在別人面前表示她抗不了。每夜都接受許多新傷員，每夜都得徹夜的工作。天一亮，輕一點的傷員都上山防空去了，重傷員則留在房子裏，她陪着他們，安慰他們，這個傷員要水，那個傷員要飯，有的嫌冷要求給他掖一掖被子。工作是繁忙的、瑣碎的、細小的甚至是骯髒的，可是她知道自己工作的重大意義。在整個抗美援朝的戰爭中，她必須像一部大機器上的小螺絲釘一樣，緊緊地釘在自己的崗位上。由於運輸線不斷遭受敵機轟炸，有時連傷員吃的東西都很困難。生活是艱苦的，連素常以健康聞名的她，也不能不顯得消瘦了。

過了幾分鐘，給那傷員輸血之後，俞屏似乎覺得空氣不夠呼吸了，她歪倒在那